



广东中青年作家文库
邹月照 ● 第三十三个乘客
花城出版社

邹月照

第三十三个乘客

广东中青年作家文库

客

第三十三个
乘客

邹月照著

第三十三个乘客

花城出版社

第三十三个乘客

邹月照 著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东莞新丰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广东东莞凤岗镇天堂围区)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1.5印张 3插页 288,000字

1999年3月第1版 1999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7-5360-2888-1

I·2464 定价：20.3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总 序	于幼军 (1)
死魂灵的多棱体	(1)
极端行动	(41)
心灵透视器	(60)
第三十三个乘客	(82)
阿拉伯	(97)
绿 岛	(110)
酒 仙	(123)
射 杀	(137)
再来一杯威士忌	(146)
民工的故事	(162)
血 癌	(183)
告诉我我是谁	(212)
谁是知青遗孤生父	(235)
牛二先生的纯情史	(260)
车 祸	(278)
遥迢不归路	(293)
绑 票	(324)
捉 奸	(335)

总 序

于幼军

每一个时代都需要文学，每一个时代又都会形成打上时代鲜明印记的文学主潮。作为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学不仅满足了各个时代人们的不同精神需求，而且也起到了传播思想、启发民智、积累文化、移风易俗的巨大社会作用。综观古今中外历史，社会大变革、大变动的时代，往往也是文豪辈出、传世佳作不断涌现的时代。这些大作家以自己手中的笔，忠实地记录了社会变迁的轨迹，描绘了历史风云的变幻，反映了特定历史阶段的时代精神。他们的作品也因之成为受到后人热爱和重视的传世之作。目前，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转型，使人们在政治、经济、文化观念和社会心理等方面经受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各种复杂的社会矛盾、社会心态以及价值观念的变迁充分呈现。社会转型期一方面给文学带来了大发展、大繁荣的历史契机，另一方面也呼唤着文学要积极倡导新思想和新观念，担负起激浊扬清、匡正祛邪的社会历史责任。身处这样伟大的时代，面对这样宏伟的事业，我们的作家、文学家不仅有着丰富的创作源泉，而且还有着施展自己才华的广阔创作空间。

新时期以来，我省的文学创作队伍经受了新的洗礼，端正了创作思想和努力方向，坚持扎根广东这块改革开放的热土，满腔

热情地投入创作，涌现出不少优秀的和比较优秀的作品。这些作品对于满足人民精神文化生活的多方面需要，对于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对于提高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道德水平，对于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都发挥了独特而积极的作用。这套《广东省中青年作家文库》的面世，就是对近年来我省中青年作家队伍创作实绩的一次集中的展示。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文学事业的兴旺发达，有赖于杰出人才和精品佳作的不断涌现。我们在充分肯定近年来取得的成绩的同时，还应该清醒地看到，与时代的要求、人民的期望相比，与国内一些先进省市相比，我省在文学创作和文艺理论方面还存在一定的差距，拔尖人才还不多，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作品还比较少。因此，我们需要从加快发展广东文学事业的要求出发，高度重视和切实加强文学队伍建设，尤其是要大力培养跨世纪的中青年文学创作和文艺理论人才，造就一大批政治成熟、思想深刻、思维敏捷、头脑清醒、功底深厚、作风扎实的作家和文艺理论家，形成宏大的广东文学新军。为此，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全面、正确地坚持“两为”方向和贯彻“双百”方针，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努力营造有利于文学创作的良好环境和氛围，充分调动起作家、文学家的创作积极性和主动性，为广大中青年文学工作者健康成长创造条件。同时，还要深化文艺体制改革，建立和完善符合文艺自身发展规律，有利于多出人才、多出精品的机制。

然而，对中青年文学工作者的成长来说，最根本的还是要靠自身的努力。中青年作家正值创作力最旺盛的时期。古往今来的许多杰出文学家，都是在其中青年时代写下旷世华章的。我们热切期望全省中青年文学工作者努力学习掌握科学的理论，不断提高自身的思想理论素养；不断深入实践、深入生活，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从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中汲取

创作源泉；要有兼收并蓄东西方文化精华和各家之长的胸怀和胆识，不断丰富和提高自己的艺术表现能力；要有社会和历史责任感，以及甘于奉献、艰苦奋斗和韧性战斗的精神，力戒浮躁，精益求精，以“十年磨一剑”的精神，创作出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精品力作。惟有这样，文学事业才会后继有人、蓬勃兴旺；文学百花园才会群芳竞艳、春意盎然。

死魂灵的多棱体

再次看见你纯粹是偶然，跟第一次看见你一样偶然。

我突然觉得应该到城东区看一个朋友，结果就拧转车把上了另一条路。经过农贸市场路口，见围了很多车，我就下车，钻进人圈，就看见你。

我一眼就认出你。

你肯定早就忘了我。

那天在“青春乐园”，你一个人坐在一张水泥长椅的一头，低头看用各色卵石铺砌的人行道。我也觉得那种卵石人行道很好看，也常常独自看，一看就看大半天。我常常会从中看出许多图案和形象，便一心企图猜出它们可能代表的某种含义。我在你旁边的空位坐下。你没有抬头看我，你处于苦思冥想之中。我把卵石们看了一会儿，却没看出什么名堂，于是我有点沮丧和疲倦。我摸出香烟，点着一根。后来觉得你也该抽支烟提提神，就将烟盒伸到你眼皮下。你抬头看我，说：“我不会抽烟。”说完脸皮立刻涨红。我便立刻被你吸引住了。可是这时候我的一个朋友走过来，拉我和他一块儿去玩“疯狂过山车”。疯狂之后，我就把你忘了。

如果不是第三者介入并改变事物发展的方向，我肯定要缠上

你的。我会努力弄清你为什么一个人孤孤单单呆在那儿看卵石，看我时目光为什么那样奇特，为什么不会抽烟，为什么脸红，你叫什么名字，你是干什么的……之后，我和你很可能成为朋友。

你觉得奇怪？

你不了解我。

我过着一种可笑的生活。

我用全部的时间和全部的精力去了解我能接触到的事物，企图探究出它们全部的秘密和意义。

譬如，市区中心一个新设立的公共电话亭被人在夜里砸碎了玻璃割断了电话线弄走了话筒。我就想：谁干的呢？为什么呢？于是我逢人便说：“知道么？电话亭……”然后问，“知道是谁干的么？你认为这么干是出于何种目的？”有人就告诉我：“很可能是个疯子干的。”有人则说：“大概某个青年打电话给恋人表示爱情，却遭到拒绝和嘲讽，于是就迁怒于电话亭。”有人却说：“是农民干的，他们看不惯现代文明，仇恨现代文明。”还有人干脆说：“这是中国人劣根性的表现，如同随地吐痰丢果皮垃圾一样，以破坏公益获得心理满足。”……我觉得种种说法都很正确但又像没说出事情本质。我就东奔西走，观察了解疯子、青年、农民和随地吐痰扔垃圾的人，同时陷入思想的沼泽，累得筋疲力尽，死去活来，直到又接触到一桩新的事件为止。

例子举不胜举。我也知道电话亭、疯子、农民、随地吐痰扔垃圾的人……所有的一切，都与我无关，正如宇宙的流星、黑洞与我无关一样，因为我既不是市政官员，也不是什么专门家。我什么也不是，只是个能吃能睡能跑动能思想的青年，说准确些，是个没有具体工作的没有固定工作的没有所属单位的公民。

我也知道我这样东奔西跑地调查了解，这样绞尽脑汁地探索研究，于整个现实世界，没丝毫建设作用，也没修正作用。现实

世界是一个匀速转动的大齿轮，并不因为我给它灌注用我生命之汁炼成的润滑剂而加速或减速。

罢了吧！像常人那样干点正事吧！好心人总是这么规劝我。

可是我罢不了。有一股神秘的力量不可拗违地推动我，牵引我，令我像条猎狗，像个私家侦探，满城窜来窜去，这儿看看，那儿闻闻，一边像个白痴，像个哲人，憋足劲想呀想呀，好像我生下来就是要干这种勾当似的。假如一天半天没碰上什么事情什么问题，我就整个儿地蔫下来，惶惶不安，茶饭不思，夜不成寝，好像就要活不下去。不过这种情况并不常发生。

至此，可以总结为一句话——我探求世界的意义而我探求的本身却没有意义。

没错，我一眼就认出你。

你躺在腌臢的路面上，一副很舒服很懒散的样子。这种躺法换在夏天海滨浴场的沙滩上或者浓荫下的草地上才合适，电影里常有这种镜头。所以我第一个念头就是你躺的不是地方。

一支蚂蚁小分队正火速朝你进军。几只绿头苍蝇在你上方盘旋侦察，显然打算俯冲。而你全然不觉。

你正聚精会神地看天空。太阳还没出来，天空不蓝不白不灰不橙，没有浮云，好像有些雾。不晓得你为何看得这般入迷，眼皮也不眨一下。你的眼睛不像我第一次看见你时那么清澈，浸了一层浑浊的东西，添了几分温柔，女性了很多。

你的嘴唇微微张开，好像打算跟谁亲吻，露着些许洁白的细密的牙齿。这洁白立刻就叫我想起你说你不会抽烟。如果你不是打算跟谁亲吻，那就是打算向谁吐露什么秘密。那天你对我说你不会抽烟之后，就是呈这种口形打算对我说什么的。不过你当时脸红，现在却白，白得有点蓝绿的成分。

你的下巴至胸脯的地方叫一张报纸盖着，有点像外国人就餐时使用餐巾。我承认你这一手不无幽默感，不过却有哗众取宠之

嫌。

你在干什么呢？总不会是演滑稽哑剧吧？你年纪已不小了，况且你第一回给我的印象很严肃。

你说过你不会抽烟。

围观你的人很多，越来越多。

他们很兴奋，神采飞扬，好像庆祝什么重大节日。他们都争着说话，营营嗡嗡的一片。

我终于听清楚——“死了死了死了了了……”

谁死了？你！你死了！

我不相信你死了。我想告诉他们，说你前些日子还在“青春乐园”里观赏卵石砌的人行道，还对我说过你不会抽烟。

可是这时候有个小学生拿一支棍子战战兢兢地去撩你下巴下面的那张报纸，好像报纸下藏着一条蛇。

有人说不要动保护现场。有人立即反驳说，报纸是刚才一个老头盖的揭开看看也无妨。

小学生很专注地动作，终于将报纸撩开。

黑色的血？

你的脖子已不成为脖子了，烂糟糟的糊巴巴的一大砣。旁边还有两块巴掌大的沾满黑血的玻璃，不规则形。还有一柄刀，生锈的家庭厨用菜刀。

你的双手也沾满黑血，握拳，搁在衣领口的地方。

黑血。黑血。到处是黑血。

我就确信你死了死了死了了了……

你现在不是人了，是一堆东西。

于世界来说，你已经不存在。于你来说，这世界已经不存在。那么，你到了哪儿去了呢？你心目中的世界又到了哪儿去了

呢？

这问题很可怖，很叫人绝望。

既然你现在不存在，就无意义可言，那么你以前曾经存在也无意义可言。

我开始哆嗦，不停地哆嗦。

他们却没有哆嗦。他们依然兴奋，神采飞扬。我想他们在庆贺死的是你而不是他们。

他们大都是男人，中年人。有几个吸着香烟，有几个剔着牙缝，想必刚从不远的那家茶楼里走出来，肠胃幸福地消磨着排骨、烧麦、鸡翅膀，此刻愉快地观赏你脖子处大块热烈的颜色。有个工人一边啃圆面包一边看你，啃得很有劲很响亮。我就很荒谬地想起鲁迅一篇关于拿馒头蘸血吃的小说。工人吃完面包就走了，转身的时候放了个响屁。有个老头提着个鸟笼和笼里的一只肥肥的画眉一起看你，画眉歪着脑袋很婉转地歌唱，老头也歪着脑袋，喃喃地咕哝什么。小学生还不肯离去，很鼓胀的书包坠斜了他一个肩膀。我想书包里一定装着很多关于凶杀的小说，此刻他边看你边自个儿编一个故事。更多的人或抱手或摸下巴或将手插入衣兜里，作着悠闲潇洒状，唠叨不绝，估猜你的年龄、身份、死因。有个漂亮的小姐挤进来，过分尖厉地“啊”了声，吸引了所有围观人的目光，然后吐了一口唾液，走了。她没怎么看你的脸孔，不晓得你有多么英俊。一个瘦小的老太婆也挤了进来，挽着的空菜篮已挤瘪了一些。她吃一惊，嘴巴翕动几下，好像说：“阿弥陀佛”，很快就走了，眼圈似乎有点红有点湿。

走了一些人，又来了一些人。又走又来，没完没了。让人产生错觉，以为都是那一伙人。

我扎了根，忠实守在你身旁。我不知道我为了什么。

有个时刻，我想你会重重地叹息一声，然后撑起上身要站起来，我就赶紧上前扶你。于是你惊讶地注视着我，回忆在哪儿见过我。你终于记起了，就红着脸对我说你不会抽烟。我就挽着你的胳膊，一同走出人圈。

有个时刻，我真的觉得你眨了眨眼皮，动了动那个破烂了的喉结，伸了伸颀长的双腿。

太阳出来了。你的黑血更夺目。

警车开来了，人们让出一条道。

拍照。变换角度和距离拍，拍……

勘察。将你翻来覆去。你硬邦邦地如同木偶，很驯服，又很沉重。

玻璃片和菜刀给包在白纸里，放进一个黑色的皮包。

最后你被抬上警车，运走了。

一双双小贩和顾客的脚步踏你躺过的地方，很快就踩出黑色的泥浆来，我就不能确定你刚才具体的位置了。我只能确定那大片的泥浆里必定有你的黑血，大概还有蚂蚁的尸体。

“你是什么人？”中年男人将一块肉夹进嘴里，含混不清地问。

“请您告诉我，那天夜里……”我赔笑脸。

“不知道不知道！”中年男人很有力地将筷子按在饭桌上，故意掩饰刚才的一阵惶恐。

“你家离现场最近……”我依然假笑着。

妻子模样的女人极不耐烦却又装出礼貌，客气他说：“请您走吧，啊？公安局早就来人问过了。我们一家人那天晚上一觉睡到天亮，什么也没听见。走吧走吧。”

我只好走了。或许我不该在人家吃晚饭的时候访问。我应该选个更好的时间再来。

走出他们家门不远，我听见他们的儿子问：“爸爸，那天夜里你真的没听见什么响吗？”紧接着那父亲呵斥：“大人的事你别管！”那母亲郑重地说：“明仔，这种事情你千万不要多嘴！谁来问你你都说不知道……”

不知道不知道。这儿家家户户的人都说不知道。

你难道一声不响地死去吗？你没跟要杀你的人搏斗？没呼喊？甚至没呻吟？

他们说不知道是很聪明的，既避免遭人报复又逃脱见死不救的指责。而且省事。

可是如果全人类都采取这种聪明的态度，这个世界将会变得怎样呢？

我只好继续奔跑，为了你。

终于有人告诉我：你叫沈默，是当地一家师范学院的中文学系应届毕业生；你的父亲是机械工业局的工程师，你的母亲是小食店的服务员；你还有一个妹妹，在念中学一年级。

很快又有人告诉我：公安局作了结论，你是自杀而不是他杀。

“你是干什么的？”公安局副局长和气地问。

我说我不是干什么的，我是沈默的一个朋友。

“沈默？哦，这案已经结了，自杀。”

“他为什么自杀！”

“这就很难说了。一时想不开就自杀，或者精神出了点毛病。我想他很可能有精神病。”

“他怎会得精神病呢？”

副局长不耐烦了，见我又问一回，就说：“他为什么得精神病为什么自杀，这不属我们公安局的工作范围。”

“那么属什么部门的工作范围呢？”

“学校、家庭、社会。譬如师范学院，它就应该晓得一个学生为什么会自杀……据我所知，师范学院的学生自杀已不是首例。”

“会不会不是自杀呢？”我倒希望是他杀。

“绝对不会！我们作了调查和鉴定！”副局长很不高兴。怀疑他的工作质量等于侮辱了他。

我只好走出局长室。

我的一个朋友在门外等我，是他带我来见副局长的。如果不是他跟副局长沾点亲戚关系，我是见不着副局长的，更不可能谈话。

“你不该怀疑。”我的朋友显然都听见了，满脸怨色。

好吧。我就相信你是自杀死的。公安局讲究科学，没有充分的证据是不作结论的。

不过，这结论无疑是最省事的结论。

穿制服的穿便服的人在长长的走廊里走来走去，脚步匆匆。每间房子都响着电话铃声或说话声。交通事故、盗窃案、强奸案、聚赌案……他们显然人手不足，应接不暇。我看出他们个个都睡眠不足，都禁不住打呵欠。

你是应该自杀而不应该他杀的。你没有理由给他们忙上添忙。

师范学院建在这儿真叫我百思不解。

离市区足有十公里远。附近没有村落，全是栽着松树的山岗。这儿的人除了教书和念书就不需要别的生活内容吗？譬如跟家里人聚聚、找朋友聊聊、看场电影、买件衣服、嘴馋了想吃一只鸡、逛逛书店、看看画展……都得走十公里。每个人十公里，加起来就很多公里了。不过这也不奇怪，如果建在市区或挨着市

区反倒奇怪。中国的高等院校几乎都是这样。

是否仿效佛教的寺和道教的观？远离凡尘才有利于修心养性，才能成佛得道？

其实，中国的佛教和道教之所以远离人迹，不像基督教那样处于人口稠密的地方，不是因为瞧不起现实世界，而是害怕现实世界，逃避现实世界。这是乌龟式的处世态度。

你的自杀，是否与这种乌龟心理有关？如果希望得到什么，你为什么不去拿甚至去抢，却因为得不到而绝望自杀？如果谁在压迫你折磨你，你为什么反抗斗争，却因为痛苦不堪忍受而绝望自杀？

我承认这纯粹是我的胡思乱想，牵强附会。你的自杀之谜一定复杂得很，与师范学院建在这儿不相干。不过我总觉得这学院像一座和尚寺，有点不妙，有点不吉利。

说实话我不喜欢这儿。我庆幸当年考试少拿三分，要说不准我也会到这儿来呆上几年，说不准也会成为像你这种拿玻璃片和菜刀弄死自己的傻瓜蛋。我觉得这儿很难培养出聪明人，至少培养不出坚强的人。

传达室里一个老头打瞌睡，嘴角淌着清亮的涎水。我就想起庙祝。很想用一根头发捅他的鼻孔，让他打个喷嚏。

接着就是夹着大道的两堵黑色的墙——各个系编的黑板报。这儿的人的思想就给搁在两墙之间，就不会飞到别的什么地方去。

评论、短评、个人学习心得。一律味同嚼蜡，一律抄袭报刊社论的句子。实在跟中学里的黑板报差不多。

好人好事专栏。某人捡了两元钱上交。某人带病坚持学习。某人天天打扫宿舍走廊卫生。某人……一律精神可嘉。这些就是好人的标准？那么做好人就太容易了。你，沈默同学，曾做过好

人吗？这栏目没什么看头。我念小学的时候就开始看了，都是那么几项内容，都是精神可嘉。

文艺副刊：抒情诗、散文诗。很多感叹号和“啊”，就是没情感内容。想必诗人们都喝足了酒，一个个互相较量是谁的嗓门大。

会有文章提及你吗？你尸骨未寒，应该是你的学友们的一个热题。譬如《沈默之死告诉我们什么？》或者《沈默，你为何不辞而别》……

没有。没一句提及你。却有一首叫《美丽的青春》的诗：“我们多么幸福多么快乐像春天里的小鸟……”小鸟？你这只小鸟栽下来了，断了脖子。你为什么不像别的同学那样多么幸福多么快乐呢？过去你也曾写过这类诗么？你就从来没觉得自己是一只春天的小鸟？

我对你一无所知。只是，你对我说过你不会抽烟。

系主任是个眉目和善的小老太婆。这类小老太婆在街上很常见，或挽着菜篮子上市场买菜，或牵着小孙女散步。

她架起老花眼镜将我给她的纸条看了又看。纸条是我一个朋友写的，他很可能会成为她的女婿。

我打量这间办公室。窗明几净，墙上挂的、案上搁的、书架里摆的都整整齐齐。窗台供一盆景，苍老的主干弯曲得很厉害，大概算作悬崖式，想必很难制作，至少栽培了几十年。

可是从进门起我就闻到一股异味，越闻越觉强烈。气味难以名状，好像夹混着酸菜、老鼠屎和蟑螂屎。我就觉得这房子年月很久，跟这小老太婆差不多。

“好。好。”小老太婆折叠纸条，连声说。不知她的“好”指什么。“记者同志，你问吧，我会毫不保留地将情况告诉你。”小老太婆正襟危坐。

不骗不行。“她最重视人的身份。”她的未来女婿这样对我